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 註

表上

善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

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

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

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

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薦禰衡表

孔文舉

善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

橫流泛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俾使乂治 銑曰洪大也堯遭大水橫流天下思使治者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而衆官舉禹治之而定

善曰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向曰招引也言於四方招引賢能俊異之人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

善曰

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註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畢畢思弘祖業尚書云帝曰

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如響臻應而至也孫

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也 濟曰統理弘大疇誰咨嗟熙廣臻至也言武帝繼理大業

亦咨嗟求賢廣召能事者 陛下敷 聖纂承 故其衆士響應而至者也

基緒

善曰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曰纂堯緒爾雅曰纂繼也 良曰睿亦聖也緒

業也言以聖 遭遇厄運勞謙日仄

善曰說文曰

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 翰曰厄困也董卓破洛陽遷

帝長安也日仄日晚也言勤 惟岳 降神異 勞謙恭日晚不食以求賢也

人並五臣出

善曰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言山岳降靈間生異人

謂禰衡也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

質貞亮英才卓犖力角切善曰孟子曰得天

卓犖諸夏卓犖絕異也向曰處士不從官者也淑善亮明英美也言善質正美明才高絕於

人初涉藝爰升堂觀奧善曰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

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濟曰涉歷也藝文謂道藝文章也奧深也升堂觀奧言初學則見道藝

之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五臣作暫聞不怠於

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善曰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良

曰稟性淳和與天道合思謀深遠有若神明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

衡準之誠不足怪善曰漢書曰桑弘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

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

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令翰註同潛深默闇也言此二人雖聰俊比

之於衡彼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

若讎善曰國語楚藍尹壘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

張儉清潔中正疾惡若讎銑曰果敢斷決也言執性決斷懷其潔白

霜雪言潔白而肅物也見善可慕者驚之若不及聞任座抗行史魚厲

為惡不忠者憎之如仇讎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

節殆無以過也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

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

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廣雅曰厲高也向曰殆幾也言此二人之直幾不過於爵

也鷲鳥累百不如一鷲善曰史記趙簡子曰使鷲鳥累百不如一鷲

衡立朝必有可觀善曰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

有可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位卓然可觀良曰言立衡於朝忠正廉能有可觀矚

飛辯騁辭溢氣空蒲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善曰

空涌貌也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翰曰空塵也涌起解判結屈也言辯論之辭溢滿

之氣如空氣也至於判疑解屈臨於所敵必縛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

係單于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

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况自詭滅賊銑曰屬國典夷狄官詭

奇也賈誼屬國之官請設奇計以係單于之頸單于匈奴號終軍欲以長纓

牽致勁越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

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綦小者為冠纓

弱冠慷慨前代五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

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

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

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也濟曰慷慨壯節

也美之謂美賈誼終軍之壯氣也路粹嚴象漢末時人皆以高才擢拜尚書郎言衡之才可與

此數子為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善曰李陵詩曰策名

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良曰天衢雲漢以喻省閣也

龍躍振翼喻任用得施其才也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

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

中也尸子曰虹蜺為析翳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益也四門四方之門也穆穆美也鈞天廣樂必

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

輩不可多得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樂九奏萬

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銑曰鈞天廣樂天帝樂也奇麗之觀謂有奇麗異聲可觀也帝室皇居謂天子省閣也畜養也

非常之寶謂賢人也言衡才有異激楚陽阿至

妙之容掌技

善作伎

者之所貪

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

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蹠陽阿之舞向曰激楚陽阿皆曲名言舞此曲妙為容態者主

技樂之人所飛兔驤鳥鳥襲絕足奔放良樂之所

以貪愛也急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驤襲古之俊馬也又曰古者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

樂尤盡其妙也臣等區區敢不

樂皆古善御者急謂急於所求以聞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區區猶勤勤也陛下篤

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善曰漢書劉敬

曰臣衣褐衣褐見良曰篤厚慎重也褐衣短衣也言天子厚重取士則必効試願令衡以短

衣引見而問之材必善無無可觀采臣等受面

欺之罪

善曰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曰欺誑也面欺謂對面誑天子也

翰

出師表

諸葛孔明

善曰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

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

分益州罷弊

五臣作疲敝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善曰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一向曰先帝謂備也創制也崩殂死三分吳魏蜀益州蜀也言蜀小兵弱敵大國

故云疲敝危傾急迫也言傾迫存亡在今時者也

然侍衛之臣不懈於

內忠志之士亡

五臣作忘

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

欲報之於陛下也

善曰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

解情也內宮中也志士節士也亡身謂以身許國於邊疆也言此人等皆追先帝顧遇欲申報於陛下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

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玉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

薄也良曰恢大也菲薄輕脫也誠須開耳目察善道以光先帝之德廣大志士之氣不宜妄

為輕脫引喻非義以拒忠言之路

官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

否不宜異同善曰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

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升也臧否善惡也若有作姦犯科及

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治善作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翰曰姦犯

科條也昭明也偏私謂執情不均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宜董

允等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

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

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

拔以遺陛下向口良善也實不虛浮也純美遺

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

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五臣無也字

益也漏猶缺落也言宮中之事將軍向寵善曰

謀郭費等必能益補缺落也性行淑均曉暢

軍事善曰廣雅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

以眾議舉寵五臣有為督愚以五臣無為營中

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

良曰向寵蜀將也淑善均平曉明暢達督率也

言寵性善平曉達軍事先帝嘗經試用眾臣舉親賢臣遠小人

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

以傾積善作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

不歎息痛恨於相靈也善同翰註也相靈漢二帝用關

也所敗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

也善曰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

遷參軍統留府事銑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

恐帝不能用故屬之貞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

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善曰

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乎向曰布衣庶人服也南陽郡名苟全性命

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善曰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

達邦必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

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善曰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在屈而

來也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荆

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

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略詩曰結構野草起室

廬向曰卑鄙賤稱猥衆也言先帝自同衆人由是感激遂許

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

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善曰趙岐孟

載聞之猶有感激也裴松之蜀志註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

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

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濟曰感三顧之重內

激於心遂許與先帝經營匡復之事值逢傾覆

者曹公敗先主也亮時使吳請周瑜等救之敗

曹公奉命危難之間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

事也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

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

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

繼之以死也良曰寄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

委託也大事謂社稷也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

入不毛善曰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

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

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政事君王何休曰曉坤

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度冷切翰曰

受命謂顧託之命夙早也早夜憂歎恐不稱所

職損先帝聰明也瀘水名中有瘴氣不毛謂不生草木也今南方已定兵甲

五臣作已足當帥將善作三軍北定中原善曰

甲兵日獎勸也銑曰諸侯度竭駑鈍攘除姦凶善

三軍也中原謂魏也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毛萇詩傳曰攘

除也良曰竭盡也駑駘馬亮自比也攘却也

姦凶謂曹丕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

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良曰備中山王後故云

洛二州兩漢所都相則謀存社稷將至於斟酌

則開招境土而亮兼之故云職分也規作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

下

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

慢五臣作彰 善本作為責使之禕允等各以彰其慢 善曰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

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關

向曰言事得宜及盡忠節則郭攸之費禕董允

堪此任也託委也效功也委我興功如無功則

惟我之罪以告先帝若攸之等有罪咎則亦責

之以彰其慢 陛下亦宜自謀五臣作課以咨諏俱善

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善曰王逸楚辭註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載驅

周爰咨諏毛長曰訪問於善為咨事為諏論語

曰子所雅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考也 濟

曰察視也言當謀咨政事視 臣不勝受恩感當

納正言深追先帝之意也

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良曰言不勝受恩之重內感於懷今當遠

別悲傷失次 故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

求自試施上疏 求自試

曹子建翰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施上疏求自以已為君用也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善曰

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 銑曰言內孝於家外忠於國事父尚於榮

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

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善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

愛無益之子 向曰榮親謂爵祿名譽與國夫 謂服叛威遠也無如是者父君所不愛畜也

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

命之臣也 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 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

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 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也 濟曰君授

臣之官先觀德優劣量材能以授與之是以能 成功自度所能受君爵賞者是盡命之臣畢盡

也 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

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善曰王符潜夫 論曰故明王不

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也韓詩曰何謂素 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材而無治民之材名曰

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 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 良曰謬誤也尸祿謂

善惡都不言而食祿也詩曰彼君 昔二號不辭 子兮不素餐兮此詩刺素餐也

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

大也 善曰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 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 為王卿士

勳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起也史 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

為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 翰曰二 號虢仲虢叔王季之親俱封於虢而不辭者以

有厚德於周也周公旦封於魯召公奭封 於燕而不辭讓者亦以有平殷之功也 今臣

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

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 善曰三世謂文 武明也陛下明

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也史 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

于百姓銑曰升平太平也替隱也言而位竊

已無功於時陰蒙恩澤可謂幸甚也五臣作善曰論語子曰臧文仲竊位東藩爵在上列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

靖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向曰竊偷也謂無德偷居其位植封鄆城王在國東蕃身

被輕煖口厭百味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其肥適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依曰

雍人調膳展選百味向曰輕煖謂衣服鮮厚也百味謂調和百種也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

之所致也善曰鄭玄禮記註曰致之言至也故也者祿厚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

勤濟國輔主惠民五臣作人善曰爾雅曰濟

皆以功勤濟國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

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

俯媿五臣朱紱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

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齊曰挂懸也詩云惟

鵜在梁衣濡其翼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此譏無

德而衣玄冕言我無功德以益國朝方今天下

而空衣紱冕恐懸此譏是以慙也

一統九州晏如善曰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

也良曰方今魏朝也統理晏安也顧西尚有

言天下一理九州之地皆晏然也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五臣

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

也善曰廣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

也垂統無山東之憂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

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翰曰敵國未

平故武士不得脫甲胄謀臣不暇安枕席混大

也太和則故啓滅有扈戶而夏功昭成克商奄

而周德著善曰尚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

野史記曰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

夏也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

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

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也銑曰

啓夏王名也有扈夏之諸侯不供職貢而啓伐

之昭明也成王時淮夷徐奄之君皆叛周公誅

滅之著明也言二王皆伐叛誅亂而功德著明

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

之隆善曰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主也臣瓚

漢書注曰統摠攬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

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澧泉涌向

曰言武帝文帝成功也言明帝必能平吳蜀成

祖父之業故云繼簡良五臣授能以方叔召虎

成王康王之盛也作賢

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善曰爾

雅曰簡

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

許王命召虎又曰祈父予王之爪牙濟曰方

叔召虎皆宣王賢臣言明帝授任然而高鳥未

鎮蕃服瓜牙之臣皆如方叔之賢

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鈎射之術或

未盡也善曰高鳥淵魚喻吳蜀二王良曰高

也射鈎未息謂吳蜀尚勞征昔耿弇不俟光武

伐也言我有異術能擒之

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五臣無也字

翰曰耿弇光武臣也俟待也弇為張步所攻上聞自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盛可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至臣子當以牛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遂出擊之及夜而破光武救始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至也

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

君也善同銑注 銑曰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車右請死王曰工人之罪也曰臣

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劍而死雍門狄齊烈士也越伐齊寇至齊境雍門狄請死王曰金鼓未

接而死何也對曰昔車右為先君御車轂鳴而右自殺今越兵寇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死乎

遂伏劍而死越軍聞齊有烈士遂退刎割也慢主謂轂鳴事見說苑 夫君之寵臣

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

主也善曰尸子曰禹典利除害為萬民種也向曰寵謂厚其爵祿也殺身謂見危致命

以靜 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

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五臣其

王羈致北闕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

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又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

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綦小者為冠纓也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

隱度之 齊曰屬國夷狄官名纓繞也單于匈奴號越南越也言羈繞之使至北闕稱臣於漢

此二臣五臣有豈好為夸主而耀五臣世俗哉

志善無或鬱鬱結欲逞五臣有才力輸能於明君

也良曰謂賈誼終軍也夸大也此豈好大言於主而矜於俗哉但以志有鬱結欲輸誠於君

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

家為善曰漢書文也 翰曰霍去病漢將也治脩也第宅也固五臣無固字夫

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善曰趙歧孟子章指曰憂

國忘家銑曰捐棄軀身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

食不遑味者伏五臣無伏字以二方未剋為念善曰戰國

策曰秦王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也 銑曰寢卧遑暇也二方吳蜀未剋

言未靜也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

善曰左氏傳于朝曰太子壽早夭即世 何曰先帝謂武帝也武臣將也宿兵謂宿素習練之

兵耆老者也即世死也言雖賢不乏世宿將舊

將士雖死我有聞前事也善曰史記王翦宿將始皇師之卒由習戰也濟曰雖世不乏賢亦由習耳竊

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

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

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善曰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

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也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

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也 濟曰效致也毛髮喻小也所受之恩謂爵祿也不

世之詔謂非當代所則度之詔謂許行之詔也效臣錐刀言小用也西謂蜀也大將軍謂曹真

也謙不敢當大將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五臣作舟之

任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統臣漢書注曰統猶摠覽也良曰東

謂平吳大司馬曹休也統理也偏舟亦編師也吳水戰故云偏舟必乘危躡臣

作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

五臣善曰禮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馘其醜類善曰禮

作擒善曰禮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馘其醜類善曰禮

后尚黑戎事乘驪鄭玄云馬黑色曰驪漢書伍

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為士卒先也鄭玄毛詩

箋曰馘所獲之左耳也爾雅曰殲盡也又曰醜

衆也翰曰危險謂吳蜀之路驪馬也馘

也斷耳也虜獲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

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

猶生之年也善曰杜預左氏傳註曰捷獲也北

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

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傳武

仲與荆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銑

曰效致也須臾少時也捷勝也愧謂虛食祿之

愧言我以剋勝之功滅虛祿之愧名書史筆為

朝廷所榮雖身遭吳蜀所分斬亦猶生也如微才不作弗試沒世無

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

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

徒圜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善曰論語曰君

不稱鄭玄周禮註曰凡鳥獸未孕曰禽說文曰

圜養獸閑也鄭玄周禮註曰牢閑也何曰沒

盡忝辱也禽息謂如鳥獸之視息但求食畏人

而已無餘志也白首謂老也言受爵祿無益於

時亦何異為牢圜以養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

畜也如此非我之本志

女六反 善曰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

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

衄猶挫折也 濟曰流傳衄縮也東軍謂伐吳之軍

失守備也時曹休為陸遜所敗故云此也

輟食弃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

會矣 善曰鄭玄周禮註曰攘却也謂却扱在也

良曰輟正也奮袂舉袖也攘袵褰襟也撫

按也按劍東顧馳 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

吳會思報怨也 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

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

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漢書燉煌郡龍勒縣有

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 翰曰

先武皇帝謂操也極盡也赤岸謂朱崖郡也玉

門西域關名 玄塞謂黑山 伏見所以行軍

用兵之勢可 謂神妙矣 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

者也 善曰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

神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

銑曰言已見先帝用兵之要然兵事慎密不可

豫前說之言此恐有所問也變謂事異者也 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 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 國家之難 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 歎息也

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
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
齊曰屠裂謂刳斬也景夫也古無紙史書皆竹
帛也言見古義士身雖為敵國刳斬而功勳銘
於大鍾名記史典則推心 臣聞明主使臣不廢
數息思與之同撫推也

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善曰史記

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
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蹙秦兵於殺虜秦
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
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殺之役又曰曹沫者
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
比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
齊相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相公與莊公既盟
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相公公問曰子將何
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
魯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相公乃許盡還魯之

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 **絕纓盜馬之臣赦**
五臣復于魯矣 良同善注

字 **楚趙以濟其難**
善曰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

以其同祖故曰趙焉 翰曰楚莊王

與其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絕

其纓以告王曰飲人以酒如何責人以禮乃命

羣臣皆絕纓然後舉火楚與晉戰有人常力戰

斬首以退問之乃昔絕纓者穆公失馬野人取

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

飲酒恐傷汝徧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

晉環之野人率三百餘人畢力疾鬪遂大剋晉
及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言趙者植之 **臣竊感**
誤也植時遭譖貶為侯故有是引也
先帝早崩威王弃世
善作代 善曰先帝謂文
帝也魏志曰任城王彰薨
王任成威王章也去世謂死 **臣獨何人以堪**
王謚曰威 銑曰先帝武帝也威

長久常恐先朝露堊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

滅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

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武功歌曰身非金石名

俱滅焉向曰朝露喻不可久也壑坑言恐已

無功勲而名易滅也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

能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

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也

齊曰昔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適遇伯樂仰而鳴

知伯樂識其能也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善曰戰國策

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

貌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貌環山者

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罷各

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

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

盧犬古之名狗也然悲號之義未聞也良曰

盧黑也謂黑狗也齊人韓國相狗於市遂有狗號鳴而國知其善

楚五臣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

驗搏噬之用善曰齊楚言遠也孫卿子曰夫騏

也狡兔東郭之兔捷疾噬咬也今臣志狗馬之

言狡兔之疾盧狗能搏而咬也

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悒

而竊自痛者也善曰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悒王

也於悒猶歎息也言已有志欲立犬馬之夫臨

功自思無知已舉用是以歎息而自傷也

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

夫臨

也

夫臨

善曰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又曰企舉踵也踈猶立也說文曰拊拊也向曰博棊也

企竦驚立貌拊擊節者識棊之道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

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

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

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

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

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

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濟同善註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

無愧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

醜行也善曰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

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也良曰巍巍盛貌衒露也媒達也士自露

其能女自達其皆可醜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善

容莊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翰曰忌畏也時不可進而求進者

必有恥辱故有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

道也石所畏也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父

父與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

憂思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

文帝兄弟也銑曰分形同氣謂與冀以塵露作霧之

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善曰謝承後漢書揚喬曰

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嘿也淮南子曰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

明也向白言已如塵霧之微螢燭之光也是以

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善作為朝士所笑聖

主不以人廢言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也笑謂笑其所謂也言聖人亦不以人輕而廢其言也伏惟陛下少垂神聽

臣則幸矣良曰垂聽謂顧聽自試之意

求通親親表善曰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

銑曰植以文帝不聽諸王入朝故上表求存問親戚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

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善曰禮記子夏

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

其大者以無不容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惡小

谷之滿已也故能大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

惟堯則之善曰論語文也夫天德之五

無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

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善曰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九

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故曰天德克能俊深也九

族謂玄孫之及周之五臣無文王亦崇厥化其

親也睦親也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善曰鄭

註曰崇猶尊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

寡妻寡德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

能為政治於家邦也向曰化謂和穆親族之

化寡妻嫡妻也御理也言文王以禮接其妻至

於宗族以為此政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善

又能理於家邦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濟曰

雍和穆美也風人詩人也謂歌其和美也昔周

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蕃五臣屏王室

善曰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

建親戚以蕃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良

曰管叔蔡叔周公之弟咸和也言周公以二

弟不和故廣封樹親戚以為王室之蕃屏傳

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善曰左氏傳曰滕侯薛

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翰曰周之

為盟會列其次位皆以同姓居先異姓為後言

此以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善曰漢書宣帝詔

勸親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如淳曰粲或為散爾

雅曰爽差也銑曰骨肉謂兄弟也言雖有差

外不至親親之義寔在敦固善曰禮記曰君子

離隔也向曰親親骨肉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

之義寔在厚固善曰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

者也善曰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主仁者不棄親戚未有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

遺此道而行仁義者也

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

臣五

作族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毛詩曰惟此文

王小心翼翼漢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

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九親猶九族良曰帝

唐堯也欽敬也謂聰明之德翼翼恭敬貌惠恩

也皇后稱椒房者美其繁興也

群臣百寮番休遞上善曰列子

為二番江偉上便宜曰上下郎吏計作四五番

休翰曰寮官遞迭也言衆臣百官宿衛當番

以次休息遞為上下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

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

惠施恩者矣

善曰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

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恕已而治人又曰推

惠施恩士力日新銑曰言我願迭居宿衛則

所持政事亦不廢於公朝

賀喜曰慶問哀曰弔恕已謂以已身度人

言如此可謂推

恩惠於親也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

臣竊自傷也善曰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

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

仕也錮與固通何曰言兄弟所親人之

常道而今絕其端緒禁固謂不許朝拜也

不敢

乃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

善曰毛詩序曰成

孝敬厚人倫向

日氣類僚友

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

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

異殊於胡越

善曰蘇子卿詩曰誰為行路人淮

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

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 濟曰婚媾婚姻
也不通謂不得相見也恩紀謂應有恩情相紀
錄處皆如路人也闕亦隔也言親戚乖隔亦猶是也

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

之矣善曰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尚書考靈
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

也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闕紫闥也 良曰一切
猶一繁也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皇極紫闥天子

所居也言我一繁被制長無朝覲之望然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善曰毛詩國風文 齊
曰言此實天子為之也退省五

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

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善曰毛詩曰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孟子曰油然

作雲沛然下雨 銑曰惟思也戚戚憂思貌具
爾謂其憂思於身也沛然喻恩澤也四節謂四

時之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

禮於君也善曰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 妃妾之家膏沐

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善曰
毛詩

曰豈無膏沐 濟曰膏脂也沐其漿之屬貴如
宗謂外戚及諸公也惠恩也恩同百司之官如

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

良曰古人歎謂大哉堯之為君以
親九族風雅謂鹿鳴棠棣之詩也臣伏自惟省

無錐刀之用善曰東觀漢記黃香上疏
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及觀陛

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

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

朝士矣翰曰拔謂簡賢授事也料度商量若得

辭遠游戴武弁善曰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

銑曰辭辭國遠游謂出征也武弁武士之冠解朱組佩青綬善曰禮

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綬綬也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向日組綬皆綬

也言解諸侯朱綬佩將軍青綬也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善曰漢

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附近也濟曰駙馬謂都尉也奉車掌御之官

趣疾也言將立功績疾取一勳號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善曰論

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

也漢書趙卬曰張安世持橐籥筆張晏曰近臣負橐籥筆從也良曰珥插也插筆謂侍中職

出從葦蓋入侍輦轂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

註曰輦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兆之中良承荅

聖問拾遺左右善曰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

右良曰荅謂應荅君命拾遺謂拾其遺闕於君之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

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

棣匪他之誠善曰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

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翰曰鹿鳴詩篇名

美君臣喜宴也棠棣詩篇名刺兄弟不睦也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善曰

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

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

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善曰漢書曰中山靖

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

悲者不可為索欷思者不可為歎息今臣心結

日父每聞幼妙之聲不知泣涕之橫集 翰曰

僕隸下士言所對非賢難可與陳說申展故拊

心歎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

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

語耳善曰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

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

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

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

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

王之降霜濟曰犬馬植自喻也言人之誠不能

動天若能動天天子應知我也杞梁妻其夫戰

死於莒城妻哭之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君燕

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

霜今我懇誠過於前人不見報應故曰徒虛語尔

若葵藿之傾葉太陽

雖不為之五臣無迴光終五臣向之者誠也善

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終

始哉其仰之者誠也 良曰葵藿草也傾葉於

日然日雖不為迴光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

終是向日之誠心也

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

為福始不為禍先善曰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

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范

子曰夫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也稱曰計然南
遊於越范蠡師事 翰曰三光日月星葵藿但
何日此言三光文家連言以屬於君也福始
禍先謂諸王皆不上表植獨先表故云然 今

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五臣無何也字

善曰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友于兄弟 竊不願

於聖代五臣使有不蒙施之物五臣再有有不蒙施之物六字

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貝之怨谷風有弃

子之歎善曰毛詩栢舟曰母也天也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也

又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弃予 向曰慘毒猶憂怨也施惠言物不蒙恩惠則憂怨也 濟曰

只辭也餘 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善曰尚書曰昔先正保衡

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良曰伊尹殷賢臣也

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

君者五臣無也翰曰言舜有聖德能盡忠以事者字 於堯豈事君得不敬其君者也

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

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善曰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尚書曰百姓昭明也 銑曰蔽闇也言我

固不如虞舜伊尹然欲其光大被 是臣悽悽

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

者善曰尚書傳曰悽悽謹慎也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員勃蘇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轉

向曰獲獲敬也鶴立不轉申也企舉踵也竹久也敢骨味辭也言獨守本國鶴立舉踵以望恩也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善曰尚書曰天聰明來自試表云伏惟陛下少垂神聽濟曰自上聽下曰垂聽

讓開府表

羊叔子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

三司薨

臣祜言臣昨出

五臣無出字

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

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

重之地

善曰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三司威儀百物使

同三司也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為從事中郎遷領軍事兼內外 翰曰台司儀同三司儀式

與三司同也重謂爵尊祿厚也常以智力不可疆進恩寵不可

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

中謝善曰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

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 銑曰言智少力弱雖被榮寵早夜戰懼者自量不堪

故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

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

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

善曰管子曰國

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王隱晉書曰祜同產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向曰誠言因外戚運會而蒙尊寵非有才德也

五臣作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

加非次之榮善曰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臣有何功可以

也超然越過之貌中詔謂授儀同三司詔也非次謂不依班次

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

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之字五臣有弊廬豈可

得哉善曰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社稷莊子曰顏闔守陋問

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良曰誤謂

誤累所授之職傾覆言敗禍也違命誠忤天威

復反也先人敝廬謂祖父舊居

曲從即復若此善曰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翰曰忤逆也

曲從謂受開府也即復若此言禍敗也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善曰晏子

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已而申乎知已銑曰古人申於知已屈於不知

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善曰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向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雖小人五臣作敢緣所蒙

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

席求賢不遺幽賤善曰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善者服其化也國語曰越王

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也濟曰錄因也所蒙開府之職斯義謂

不可則止之義服化謂服晉化然臣等不能推

側席謂虛其正位以待賢也

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

少假令有遺德於五臣無版築之下有隱才於

五臣屠釣之間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

無於板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築上下板築杵

頭鐵杵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

公望呂尚以漁釣于周西伯良曰板築傳說

也屠釣大公也言或有如此之人遺才德於卑

賤之而令五臣朝議五臣用臣不以爲非臣處

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善曰遺賢不薦而

殃抑爲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非已累朝

矣處之又不以爲愧已殃身矣此失豈不大哉

言甚大也翰曰雖朝議用我以為得人而我

處之不愧儻有如我賢者遺才德於卑賤其失

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

等宰輔之高位也善曰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

文武謂爲將軍兼儀同也儀同銑曰兼臣所見雖狹據

光祿大夫李喜兼節高亮正身在朝善曰晉諸

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爲僕射年老光祿大

夫魯芝繫身寡欲和而不同善曰臧榮緒晉書

風人也耽思墳籍爲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

子講德論曰繫身脩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

曰和而不同濟曰言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

簡在公正色

善曰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

大夫孔安國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

正色率下 良曰正色不阿諂也

皆服

五臣作伏

事華髮以禮始終

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曰服謂公家之事

也新序問丘印曰士之華髮墮領而後用耳 翰曰服事謂衣冠以事君也華髮白髮

雖

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

翰曰內謂相外謂將不異寒賤言不

奢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

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

善曰聖主得賢

巨頌曰不足以塞厚望日月喻君淮南子曰人主之居如日月之明也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

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 銑曰

此選謂儀同三司也越過三人也塞滿也言已偏蒙此選是不滿天下望也日月喻天子也所

以退讓者望益天子之明是以守節不為進

今道路未通

五臣作清方隅

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

善曰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

為都督荊州諸軍事 向曰盜賊通行邊隅未靜留速止前恩謂止儀同也勒兵而聚曰屯

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關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

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善曰論語子曰匹夫不可

奪志

濟曰留連謂令作儀同則於外恐寇至虞度之事有關也 良曰觸聖情冒上之顏也

匹夫獨夫也言獨夫執志亦不可奪

陳情表

李令伯

善曰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

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為河內温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善曰賈逵國語註曰釁兆也左氏傳

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釁艱難禍罪也閔憂也憂謂父憂也

生孩六月

慈父見背

善曰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子非

求報 銑 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善曰莊子田開曰昔死也

七十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銑曰奪志謂舅嫁其母不得守節

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

善作 撫養 善曰毛詩曰

今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毛叢曰 臣有五臣多

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

善曰李陵贈蘇武詩

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冠 韓獻子戒之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

銑曰零丁危弱貌成 既無叔伯終鮮兄弟 善曰

立謂二十成人也 曰終鮮兄弟 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善曰字書曰

維予與汝 曰衰也 外無奉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

善曰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 向曰暮功謂大功小功之親疆盛也僮僕也

莞莞獨立

五臣作莞

形影相弔

善曰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弔

五情愧報 濟曰

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

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

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

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

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墮首所

能上報

善曰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註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曰

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墮首公門以報

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

數年或毀子孟嘗子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

以明孟嘗 良曰聖朝謂晉朝也逵榮並刺史字也無主謂無人主奉供養之事微賤自謙也

墮落也言自斷落 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其首不能報此恩

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

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五臣劉病日篤欲

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音貝

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苟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也 翰曰前

除洗馬時以有表辭逋緩慢倨也篤病甚也許謂許於州司也進謂欲去退謂欲住也狼狽猶

也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

育善曰爾雅曰矜憐也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

朝歷職即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

俘至微至陋善曰鄭玄禮記註曰矜謂自尊大也賈逵國語註曰伐國取人曰俘

銑曰偽朝謂蜀朝也郎署謂尚書郎言我本謀為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軍所虜獲曰俘

蜀為晉滅故云此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

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善曰毛詩曰既優既渥周

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揚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墮何恐日薄於西山廣雅曰奄困迫也

向曰拔擢謂郎中洗馬也優饒渥厚也盤桓不進貌有所希望言但為侍養非敢望高官也日迫

西山喻劉年老暮也奄奄將絕也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善曰左氏傳趙

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齊曰危易落臣無

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善曰

賦曰匪餘年之足惜良曰餘年殘年也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

區區不能廢遠良曰區區猶勤勤也廢遠謂廢養而遠離祖母臣密今

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

於陛下之日長報善本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

願乞終養善曰葛龔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毛詩曰蓼莪我孝子不得

終養也有善本此烏鳥之私情乞善本報母之養也臣之辛苦

非獨善本作善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

天后土實所共鑿善曰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

州謂梁州也蓋州也教他謂祭達也願陛下矜愍

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善曰禮記

人行險以徵倖僥與微同古堯切向曰庶冀

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善曰漢書谷永上書王

報恩施濟曰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

杜回回躡為顛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予妾

父也報君心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善曰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

到官上表謝恩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善曰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

臣此及姓也機前任吳王郎中令故稱此今月九

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賈板詔書印綬假臣

為平原內史善曰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拜受祗

竦不知所裁中書翰曰令太守下丞賈持也

懼貌也臣本出自敵國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

魏曰敵國謂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

介之秀善曰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

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

不隨魏曰先臣謂父祖也宜用效勤也言非

有功於國耿介獨也言負才皇澤廣被惠濟

德清潔獨居丘園不仕之人也擢自羣萃累蒙

無遠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皇澤

榮進善曰國語曰羣萃而同處賈逵曰萃亦入

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善同向

日向入朝謂入晉朝也歷官六為揚駿祭酒太子

洗馬吳王郎中尚書郎中殿中郎又為著作郎

三閣謂秘書郎掌內外三閣服冕乘軒仰齒貴

經書也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游善曰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

死無與杜預傳註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

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振景

曰冕冠也軒車也貴游謂與公子同游也

拔迹顧邈同列善曰臣瓚漢書註曰邈凌邈也

顧自省遠施重山岳義足灰沒善曰葛龔讓州

於同列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

頓膝憂愧若厲中謝善曰周易曰夕惕若厲

遷帝金精無節謂不能見危授命曠盪謂蒙寬

有何顏謂自慙也頓膝謂拜跪也厲危也

而橫為故齊王問所見在陷誣臣與眾人共

作禪文

善曰王隱晉書曰齊王問字景治趙王倫篡位問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倫

受禪之文

翰曰枉曲証加也禪文謂禪位之文 幽執囹圄當為誅始

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善曰

遷書曰深幽囹圄之中 銑曰幽隱執繫也囹圄獄名誅始謂先合誅也言我幽微之信不欺

天地但恐急暴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

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

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善曰王隱晉書曰

榮字彥先晉百官名曰曹武字道淵 向曰陰言此六人物皆同坐共思所以獲免之計也

蒙避迴崎善作 嶇自列善曰言密自蒙蔽迴罔

也廣雅曰列陳也 濟曰陰蒙避迴詐發妹片

喪不預倫事崎嶇傾側也自列謂自分雪

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善曰王

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可分別 蔡邕書曰惟是筆迹可以當

面也 濟曰片言隻字 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

皆不關趙王倫事也 爾之國杜預曰蕞小貌也

蕞爾之生尚不足吝善曰左傳子產曰諺云蕞

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 區區本懷實有可

傳曰吝惜也 良曰翻反也 區區勤勤也可悲謂遭枉橫實可悲痛也 良曰

悲 區區勤勤也可悲謂遭枉橫實可悲痛也

良曰 區區勤勤也可悲謂遭枉橫實可悲痛也

畏逼天威即罪惟謹善曰左氏傳齊侯對宰孔

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 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

朝廷便便言惟謹爾良曰逼迫鉗口結舌不

敢上訴所天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

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

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翰曰鉗以鐵為

劫束也結繫也莫大之釁曰經聖聽善曰孝

口繫舌言不敢語莫大之釁曰經聖聽善曰孝

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銑曰釁罪也

人之罪莫大不忠不孝日經聖聽謂日日經天

子聽察也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五臣

而不能不恨恨五臣本者唯此而已銑曰肝血

實也憤慨失志也恨恨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

也志無所申但悲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

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善曰陛下謂成都也毛詩

曰宥赦也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

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也向日

宥寬也雷電喻威隕越死也蒙復得扶老攜幼

天子寬迴收其威使至不死也復得扶老攜幼

生出獄戶懷金拖善曰戰國策

鉗口結舌不

敢上訴所天

鉗口結舌而不敢言

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

劫束也結繫也

口繫舌言不敢語

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人之罪莫大不忠不孝日經聖聽

子聽

而不能不恨恨

憤慨失志也恨恨悲

迴霜收電使不隕越

曰宥赦也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

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也

宥寬也雷電喻威隕越死也蒙

天子寬迴收其威使至不死也

生出獄戶懷金拖

復得扶老攜幼

良曰逼迫

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

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

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

劫束也結繫也

口繫舌言不敢語

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人之罪莫大不忠不孝日經聖聽

子聽

而不能不恨恨

憤慨失志也恨恨悲

迴霜收電使不隕越

曰宥赦也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

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也

宥寬也雷電喻威隕越死也蒙

天子寬迴收其威使至不死也

生出獄戶懷金拖

復得扶老攜幼

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

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

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

劫束也結繫也

口繫舌言不敢語

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人之罪莫大不忠不孝日經聖聽

子聽

而不能不恨恨

憤慨失志也恨恨悲

迴霜收電使不隕越

曰宥赦也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

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也

宥寬也雷電喻威隕越死也蒙

天子寬迴收其威使至不死也

生出獄戶懷金拖

復得扶老攜幼

復得扶老攜幼

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

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

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

劫束也結繫也

口繫舌言不敢語

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人之罪莫大不忠不孝日經聖聽

子聽

而不能不恨恨

憤慨失志也恨恨悲

迴霜收電使不隕越

曰宥赦也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

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也

宥寬也雷電喻威隕越死也蒙

天子寬迴收其威使至不死也

生出獄戶懷金拖

復得扶老攜幼

復得扶老攜幼

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

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

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

劫束也結繫也

口繫舌言不敢語

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人之罪莫大不忠不孝日經聖聽

子聽

而不能不恨恨

憤慨失志也恨恨悲

迴霜收電使不隕越

曰宥赦也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

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也

宥寬也雷電喻威隕越死也蒙

天子寬迴收其威使至不死也

生出獄戶懷金拖

復得扶老攜幼

復得扶老攜幼

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

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

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

劫束也結繫也

口繫舌言不敢語

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人之罪莫大不忠不孝日經聖聽

子聽

而不能不恨恨

憤慨失志也恨恨悲

迴霜收電使不隕越

曰宥赦也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

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也

宥寬也雷電喻威隕越死也蒙

天子寬迴收其威使至不死也

生出獄戶懷金拖

復得扶老攜幼

復得扶老攜幼

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

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

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

劫束也結繫也

口繫舌言不敢語

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人之罪莫大不忠不孝日經聖聽

子聽

而不能不恨恨

憤慨失志也恨恨悲

迴霜收電使不隕越

曰宥赦也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

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也

宥寬也雷電喻威隕越死也蒙

天子寬迴收其威使至不死也

生出獄戶懷金拖

復得扶老攜幼

復得扶老攜幼

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善曰尚書武王

也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踳史記

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也良曰震悼驚

也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踳史記

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也良曰震悼驚

也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踳史記

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也良曰震悼驚

也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踳史記

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也良曰震悼驚

也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踳史記

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也良曰震悼驚

也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踳史記

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也良曰震悼驚

也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踳史記

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也良曰震悼驚

也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踳史記

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也良曰震悼驚

也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踳史記

日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騭

上疏曰被雲雨之渥澤也翰曰日月喻君也

播布朽腐疾病也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

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善曰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延

及平民翰曰削除也丹書定罪之書夷亦平也平民凡民也言蒙天子照察除其罪書為凡

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

也銑曰塵喻罪也天波喻天子恩澤猥辱大命顯

授符虎善曰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

符虎謂金虎符也也謂授內史也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

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善曰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

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

手逐秦撫翼俱起向曰陸沉謂無水而沉喻

已也翔鴻喻朝士也言我頓蒙天恩再得與朝士齊列也雖安國免徒起紆

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善曰敞起亡命復奉

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餘同齊注

濟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有罪在徒中

漢使張羽拜安國為內史張敞為京兆尹殺人

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天子思敞使治之敞

隨詣拜為冀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方臣所荷未足為秦

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善曰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

于心方言曰貪而不施謂之吝良曰垢濁也

吝恨惜也忝辱言我含此污濁豈能辱竊此位

也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

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

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良曰喜謂喜得內史懼不勝任也參并言雜半也憲法也當時之法據官者便之任也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

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善曰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胡廣漢官解詁註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翰曰稽顙拜也言為奉法赴任不得奔走謝城闕也視天子街衢不得往故馳心也輦天子車轂屏營迴惶也

勸進表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銑曰閔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南時劉琨在并州段疇

疇在冀州此表勸睿為天子是為元帝

建興五年

善曰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

三月癸未朔十八日

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

諸軍事領護軍

五臣無軍

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

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

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

頓首死罪上

五臣有尚

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

善作人

樹之以君所以對

越天地司牧黎元善曰左傳邦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

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鉤命決曰天有

顧盼之義授圖于黎元向曰蒸衆樹立對配越揚司主牧養也言衆人須立君長配揚天地

以主聖帝明王鑒其若此善曰易緯曰聖帝知

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善曰范曄

紹上疏曰洛邑乏祀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濟曰饗獻也天地神明依人而

行故聖人屈身以奉祭祀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

臨之善曰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也

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

其祀濟曰難屯難也替廢也言社稷屯難郊廟禮廢當取親戚蕃王之英哲以繼祀宗廟

也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五臣作代善曰

瞻遐風重輝冠世毛詩曰式固爾猶良曰弘大式用也言使宗子繼者將以大振

遠風堅固萬代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現臣匹殫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善曰

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温人今上受禪追上

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太王肇基王

跡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玄曰天之

大命又附著於汝也良曰三五謂三皇五帝也自此以下無不從其繼絕之道也肇始景大
也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

善曰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不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二世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王宣重光廣雅曰軌跡也 翰曰三葉謂宣景文帝也各有文明之德故重光四

聖謂武帝 惠澤侔於有虞 下年過於周氏 善曰 惠敏懷也 左傳

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 鄭卜世三十 卜年七百 銑曰侔齊也 周公卜年七百言晉過之 自

元康以 五臣作已 來艱禍 五臣作 繁興永嘉之際氛

厲彌昏 善曰晉書曰惠帝即位改元曰元康 向曰元康惠帝年號永嘉懷帝年號禍

請趙王倫作亂氛惡氣厲危也 宸極失御登遐 請劉聰石勒等昏亂王室也

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 善曰王隱晉書懷紀 曰羯賊劉曜破洛皇

帝崩於平陽宸極喻帝位 荅賓戲曰周失其御 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公羊傳曰君若

贅旒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譬者言為 下所執持東西爾 濟曰宸極喻君也失御人

之道醜惡裔遠也謂懷帝死賊廷也旒 冕旒上綴珠下垂而危言國家似之 賴先后

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 善曰王隱 晉書懷紀

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 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註曰甄表也 良曰賴業也先后謂上四帝也皇帝謂秦王也

洛陽破後秦王即位長安以 誕授欽明服膺聰 嗣懷帝使舊禮物能明也

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 善曰尚書曰欽明文思 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

宮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王之質 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

也者金聲而王振之也 翰曰誕大也言大授 敬明之德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玉其

相相質也 振奮也 豕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

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望 善曰尚書曰豕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

語註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

侯我后后來其蘇 銑曰豕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言四海衆

人皆思想中 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 善曰左

興懷其蘇息 曰天其悔禍于許也 向曰不圖不意也荐 國

重臻至也言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 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

羊陵虐天邑 善曰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

年劉載使劉曜寇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群尚書曰肆

予敢求爾天邑商 齊曰肆縱也 臣等奉表使

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

沉虜廷 善曰于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傅暢諸公

讚曰葛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 見害良曰仍因也言琨等使人奉表詣長安還因知

閔帝沒也不守不能守備幽囚 神器流離再辱劫脅也虜廷謂蒙塵平陽也

荒逆 善曰甬謂懷愍二帝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韋昭曰神器天子璽

符服御之物也 翰曰神器天子位也流離崩喪也再辱謂懷帝先沒閔帝又沒也荒逆謂劉

也 羅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

善曰小雅曰載事也 銑曰困厄之運甚於古今 銑曰困厄之運甚於古今 苟在食土之毛含氣

日困厄之運甚於古今 銑曰困厄之運甚於古今

五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善曰左傳

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

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向

曰毛草也言聞帝蒙塵食土草及有生之類無不推心氣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善曰三世謂邁

絕而已至現也王隱晉書曰現祖邁相國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

曰王龔幹事遂陟鼎司濟曰現家三代承問俱事晉為著職鼎司三公也謂現為司空

震惶五臣精爽飛越善曰謝承後漢書曰竇武

作遑良曰遑恐爽亡也承問謂且悲且惋五情

無主善曰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

五情莊子葉公見龍失其魂魄五情無主翰曰悲謂主之亡舉哀朔垂上下泣血善

惋謂惋賊之亂謝承後漢書胡毋班書曰董卓起朔垂

匹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

相濟善曰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

泰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向曰否

塞泰通言物不可久昏塞當還明通謂國雖亡

亦當通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善曰左氏傳王孫

雖衰天命未改書曰天之歷數在爾或多難以

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善曰左氏傳曰楚使

侯欲勿計司馬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

獲相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不之難而獲文公是
以為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
路温舒曰禍亂之是以善無齊有無知之禍而
作將以開聖人也

小白為五伯之長善曰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

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晉夷吾召忽奉
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相公
自莒先入良曰相公疆盛居五伯之先也五

伯齊相晉文秦穆宋襄楚莊公也
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善有主諸侯之盟
善無

二字善曰左傳曰初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
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譖二公子皆知
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温舒曰齊有無
知之禍而相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
伯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良曰
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乃譖公子重耳出奔後

獻公薨重耳還國是為文公以主諸侯之盟多
難謂遭無知之難殷憂謂被驪姬之譖也固邦
國謂相公也啓聖明謂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
文公也言此以喻君也

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
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善曰鹽鐵論曰定

更民曰黔首陛下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升聞乃
命以位孝經援神契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明
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翰曰
陛下謂元帝也玄德謂潛行道德也兩儀天地
也言道德通神明舉動合天地能扶持應命世
社稷之危繼續黔首之命黔首百姓也

善作之期紹千載之運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

代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
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思想思而不可得見也

銑曰紹繼也聖人千載一出夫五臣符瑞之表言元帝繼此千載之數也

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識垂典自京畿隕五臣作殞

喪九服崩離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曹子建書窮

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

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

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新向曰謂江左有符瑞而與讖文應之殞喪墜失也崩

離壞散貌天下蹶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

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海內蹶然喪其樂生之心

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

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

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濟白蹶然憂傷貌夏太康出畋為羿所逐夷羿氏也姬周姓

幽王為犬戎所滅遘遇離羅也言此陛下撫寧二主過難無能過於晉也蔑無也

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善曰王隱晉書曰元

帝琅邪恭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

也春秋歷序曰東方為左毛詩曰奄有龜蒙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良曰

元帝居琅邪時加撫揚州諸軍事故云撫寧江左今復歸江南故云奄有舊吳奄布也柔安言

服用刑德以安抗明威以攝五臣不類仗大順蕃服叛亂也

以肅宇內善曰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曰天子以德

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翰曰抗舉攝服也不

是謂大順

類謂異國也 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

則遐方企踵 善曰尚書曰汝不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

延頸企踵 翰曰純厚敷布宅居暢通也言純厚之化通仁義之風遠方之人皆企踵而慕之

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 善曰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銑曰揆度也四門四方之門穆穆和悅貌言度百事有次序於上使四方和悅

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 善曰左氏傳伍負謂

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以牧夏衆使

女艾諫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澆五叫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向曰夏訓夏書也

美談美其成功談說也 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 善曰毛詩序曰

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况茂勲格于皇

天清輝光于四海 善曰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

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蒼生顯然良曰勲功格至也清輝謂天子之化

莫不欣戴 善曰尹文子曰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

陽之氣而羣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

齊曰顯然仰德 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 善曰貌戴荷戴也

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為臣妾乎 銑曰聲譽教化所加被者皆願臣於君

也 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 善曰王隱晉書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

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君億兆攸歸曾無在矣 向曰元帝宣帝之曾孫

與二 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君矯魯國化而為一心君

曾無二何暇有三乎 濟曰攸 天祚大晉必將

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 善曰法言曰昔在

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左傳介之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良曰

祚福也 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善曰漢書曰

祀祭也 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人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矣 翰曰無異謂遠邇皆望

於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

帝 善曰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

徽猷 谷賔戲曰用納乎聖德矣 銑曰天地之

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 善曰封禪書曰天人之

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向曰裔遠允信也言天地交通華夏遠裔皆與天地信合

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 善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剝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

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處乎同列者蓋以百數 濟曰一角獸謂麒麟也連理

木異本同末皆王者之美瑞百數言多 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

而同辭者動以萬計 善曰冠帶謂中國也西蜀

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羽獵賦曰杖莫邪而

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羽獵賦曰杖莫邪而

羅者萬計矣良曰冠帶謂四方士人要服荒服也言外內士人諸侯同為勸進之辭者萬計也是以臣等敢無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

昧死以上尊號善曰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又曰諸侯昧死再拜

言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翰曰考度也函夏中國趣向也尊號天子號也

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

小行為先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漢書賈誼上

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銑曰舜禹皆受禪以濟

時故願存之巢父許由皆舉高節不仕願以黔

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善曰書曰允恭克讓良曰黔首百姓克讓也

上以慰宗廟及顧之懷下以釋溥五臣作普天傾首

之望善曰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

向曰慰安也謂宗廟神祇乃顧於君言立君當上安神祇之顧下赴天下傾首之望則所

謂生繁華於枯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

不幸甚善曰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穉與萑通左傳遠于馮曰所謂生死

而肉骨尚書帝曰夔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為大將軍蕭何曰幸甚向曰

萑者楊之秀萬人得君猶枯木朽骨生其枝葉肌肉也神謂宗廟也獲得也臣現臣

匹磾頓首頓首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

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始曠之決辰

則萬機以亂

善曰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

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

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莒恃陋不修其城

郭浹辰之闕而楚尅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

日也濟曰曠空殆危也浹及辰時也自甲及

癸為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善曰曹植

一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敝左傳

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

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

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濟曰季末也九者陽

數之極則有災會

謂與厄相會也

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

五

作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善曰左

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

位也窬與覦同杜預左傳註曰狡猾也說文曰

窺小視也又曰覦欲也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

隙謂間隙也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

齊民

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

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

夫橫議谷永集曰國家久無繫嗣天下無所繫

心

良曰狡寇謂劉聰劉曜也窺窬欲伺候齊

平也波蕩動散也言聰曜欲候我國家瑕

隙而平人動散無所託何可闕而不矜恤陛下

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善曰公羊

傳曰齊侯

逡巡而謝范曄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雖

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翰曰逡巡猶退讓也

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

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

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善曰左傳僖

十五年晉與

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呂甥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銑曰駭驚也前事之不忘後代五臣作世之元龜也善曰戰國策張子孟談謂趙襄子曰前策命孫權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向曰元大龜也大龜可卜知吉凶但能不忘前晉侯之事亦可爲今之大龜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曾懷善曰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過秦論曰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不及嚮時之士也齊曰幽暗燭照言謀慮深遠皆在陛下曾臆不假臣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秦之路

善曰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心良曰遲久也開秦爲秦平是以陳其乃

誠布之執事善曰左氏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翰曰乃誠勸進之

試執事君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

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銑曰盛禮冊尊

號之禮踊躍歡喜也罔無也謹上臣琨謹遣兼五臣無兼左長史

右司馬臣五臣無臣温嶠善曰王隱晉書曰温嶠字泰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

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現使詣江南也主簿臣辟五臣作薛閭訓

明樂安人也沒石勒爲幽州刺史臣碑遣散騎

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

臣榮劭

善曰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世北平人為清河太守

輕車將軍臣

有關內侯臣郭穆

善曰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沒胡中

奉表臣琨

臣匹碑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七

